

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

徐新建 著

苗疆考察记

在田野
中寻找本文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苗疆考察记

在田野
中寻找本文

王明贤著



徐新建 著

苗疆考察记

丛

书

在田野
中寻找本文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南荣
封面设计：周艳梅

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

苗疆考察记

——在田野中寻找本文

徐新建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114,000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21-1632-8/I·1325 定价：9.70元

前 言

“苗疆”一词,可作多种理解:既是指西南少数民族之一的聚居区域,同时也是对高原山寨的广义象征。在贵州长时期经历留下的印象是,这里容易被“山外”的人遗忘于中国的内涵之外,无论讲紧迫的现代化还是谈正统的古代史。

但贵州毕竟是中国的一个行省,“苗疆”则是其多元文化的重要构成。讲“综合国力”、“社会变迁”,不能只盯着京、津、沪(或再加上新特区);谈“传统文化”、“中外对比”,也无法仅限于儒、道、释或“炎黄”二帝。因此,在人类学逐渐在中国重受关注并开始朝不照抄西方的“本土化”方向发展之时,深入“苗疆”这样的地区,作

一点亲身的田野考察就显出一定的新意了。而对我来说,这种考察本身已是一种习惯性体验:不仅仅只为写作,更为了走进朴实自在的人生。

罗甸最早也叫“罗施鬼国”,据史书记载从三国时起便已称雄一方,而那时作为地方行省的贵州还未出现。因而进入罗甸也就是回到一个更为久远的历史,回到古代格局的早期“中心”。我考察的行程虽然没有刻意布置,但回想起来似乎也隐现了某种符合整体的安排:罗甸过后是高坡,高坡牵涉着省城贵阳;接着是黔东南的“千家苗寨”西江,那里体现着从“生苗”之地到“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时代变迁;最后到了行政分隔(两省数县交界)、世代封闭的月亮山区,见到了失而复苏的“杀牛祭祖”……

面对这样的“田野”,你可以客人的身分去友好旁观,也可用学院式的方法观察剖析,当然还能用行政的指令干涉改造:一切取决于你的看法和态度。我这里所做的只是把自己的经历笔记整理出来,作为一点资料、一份参考,或者说,一种个人化的田野轨迹交给读者;让读者们以文本为媒介,加上通过自己的想象或深或浅

地走近一回“苗疆”。

不过在我看来，“印刷文本”永远是无法替代真实存在的“生活本文”的。如果说任何阅读其实都是一种写作的话，最好的写作只能是：

用眼，用腿，用心。

编者献辞——

“地球村”的概念使地球“变小”。

人类,不,严格地说是“人的家庭”却在变大。西文 family 在人类学里面可归到“人科”这样一个更广泛的背景里来看待。

人类生产和生殖的直接后果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讲究欣欣向荣、人丁兴旺。家庭伦理讲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行最通俗的说法却是人口爆炸。无论人口增长带给社会“正值”还是“负值”,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变大了。

只理解到这一层面还远远不够。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类在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

过程中不断地使自己聪明起来,从而与其他生物的距离越来越远。人类学有一个普通的术语“图腾”(Totem),原系印第安方言土语,意思是“他的亲族”。这个术语之所以波及面这么宽,因为它说明在人类原始阶段,普遍存在一种将自己与其他生物放在一个不分彼此的层面上来认识,某一种与人们关系密切的动物、植物也就成了“亲族”。今天,人类的这种认识已经远去、疏淡。因此,无论从生物的进化还是思维发展的意义看,人类变大了。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机器人早已经不再新鲜。它替代了人类繁重的工作,它的有些“本领”远比人类大得多。再比如最近“克隆羊”技术的出现,把人类带进到可以复制其他生物甚至人类自己的阶段。人们相信,只要愿意,人类现在或者将来的某个时候,可以在生物领域“制造”出以往人们只在神话中听见的“半人半兽”。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帮助人类去了解祖先做梦也想不到的事物。今天的航天飞机飞到地球以外的星体上去了。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变大了。

人类除了了解其他事物,还有一项任务

——了解自己。人类有两大属性：生物性和社会性。“社会人”的精彩之处在于其文化。文化可以将中国人、英国人、日本人等从国籍上区分开来；可以把汉族人、苗族人、纳西族人在族性上区分开来。甚至可以进一步把这一地域、这一人群与另一地域、另一人群从习俗等方面区分开来。文化可以将自己与祖先进行历时性串联；也可以作你、我、他的共时性比较。这一切无不将人们对自己的认识提升到了空前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变大了。

人需要不断地了解自身，了解在新的情况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人类学可以帮助做到这一点。

在中国，人类学是一门既老且新的学科。说它老，指学科的思想依据可以上溯远古。在西方，“人类学”由亚里士多德首创，作为真正学科意义上的人类学则诞生在十九世纪中叶。怎么说，它也是位皓首长须的世纪老人了。说它新，一是指人类学属于标准的“舶来品”，来中国已是晚近的事情。本世纪初，我国就有一些学人致力于将这门学科介绍、引入，教学和研究也同步进行。也出现了一批影响力波及海内外的

大学者。但不管怎么说,人类学是一门迟到的学科。二是由于人类学在西方的产生与殖民主义扩张一并形成,殖民主义扩张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类学的职业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人类学这个“婴儿”便一度与殖民主义“洗澡水”一起给倒掉了。直至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初,人类学才重新在中国复兴。在许多人的眼里,它完全是一门新学科。

人类学同时是一门“大”而“小”的科学。说它“大”,一则指凡属人类之事务、事象、事理皆可纳入。二是指人类学研究强调普同性、整体性、整合性和事物间的相互关系,这使得其他学科无法在这个高度上与之比拟。说它“小”,指人类学研究要求从最具体、最细微处入手,讲求实地调查,也就是所谓的“田野作业”;讲求参与观察;讲求长时间与被调查者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身体力行。这一切决定了人类学调查资料的真切和细致。用“以小见大”来说明人类学的品质再合适不过。

人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人的科学。人类社会越是发展,人类也就越需要正视自我。可惜,长期以来,出现了人类学成为人类学家们的

专利品的倾向。从广宽的“田野”走进庄严的学术殿堂,致使一般百姓望而却步。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它的品质。

有鉴于此,目前一批相当活跃的我国中青年人类学者和相关学科的专家达成一个共识,将人类学在中国的普及当作一项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并在 1996 年 8 月间,发起和策划了这一套“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我们的设想得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促成我们将良好愿望变为了今天的现实。

我们真诚希望,人类与人类学靠得近一些、再近一些。

《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编委会

1997 年 3 月

目 录

前言(1)

罗甸纪行(1)

高坡去来(58)

走访西江(116)

进入月亮山(154)

后记(248)

罗甸纪行

农历丙子年正月初五至初九,即西元 1997 年 2 月 11 日至 15 日,我和游建西博士到罗甸考察,内容是当地的苗族古俗。一同前往的还有李容硕士。当地为我们联系安排的是县扶贫办主任陈邦禄。五天的时间,我们主要了解了有关拉莱寨一带的悬棺、古堡及铜鼓、摩公和药婆等当地传统文化事项。

背 景

黔 南 黔南作为行政地名,全称叫“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956 年建),位于贵州省的中南部,1996 年建州四十周年时,辖十县一

市一自治县,总面积 2.6 万平方公里,人口 353 万,“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 54%,主体民族布依族、苗族分别占全州总人口的 31.58% 和 11.82%”。^①

“黔南”这一称谓,历史上一度也被一些官员用作过贵州的代名词。如清代爱必达的《黔南识略》和罗绕典的《黔南职方纪略》等即是如此。不过从今天的发展情况看,黔南在全省的知名度却又不及黔东南即过去的“苗疆重地”了。今日贵州,经济上被视为全国之尾,因此近年来主要在旅游宣传上做文章,于是西线“风景地”安顺一带和东部“风情地”黔东南便成为了上下关注的重点。问及黔南,并无多少人知,一般关心的程度也较差。

罗 甸 罗甸的情况更是这样。距贵阳不过一百六十多公里,比黔东南的雷山等县近得多,但连我和游建西这样的黔籍学人至今都尚未去过,可想罗甸在为人所知方面的闭塞程度。

① 资料来源:《当代贵州》1996 年第 7 期“庆祝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四十周年专号”,第 9 页。

在我过去的印象中,只知道有关罗甸的三件事,一是农业专家李桂莲在罗甸培育推广的早菜(早熟蔬菜),二是能直航广州的红水河罗甸码头,再就是最近开始广为宣传的罗甸“大关现象”,即罗甸大关村农民垒石造田,在“喀斯特”地貌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坚持“坡改梯”的事迹。但是若倒回去从历史上看,罗甸却又是西南地区古代王国“罗施古国”的辖地之一。据清人张澍的《续黔书》记载,“罗甸立国”的年代可追溯到诸葛亮南征的三国时期。自那以后,直到元朝,“罗甸国王”均世袭其爵,或反或附,乃一方领主。后来在行政隶属上,今罗甸一带被称为“罗斛州”,长期归广西领辖,清代“改土归流”后又才拨属贵州,直到如今成为“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一个县。因此今天的边远闭塞并不能抹掉其数起数落的往日经历。“人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但同一道河床却能把我们载入联接历史与现实的追溯之路。有了对历史的反思,现实即融入了历史,而历史也就成为了现实。

扶贫办 这次考察找的主要联系人是罗甸

县扶贫办的陈邦禄主任。他是李容的朋友，还在贵阳出发之前就告诉说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的“考察”属于民间性质，全凭“关系”和“帮忙”。在我的经验中，这种方式往往比正规的“官方”行为要好，它显得不那么公事公办，因此协助参与的人也就较为主动和富有人情味一些。后来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过去对扶贫办的作用不太了解，以为它只是一个像民政局一样的部门。这种误解这次在罗甸得到了纠正。罗甸从八十年代起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随着各级政府对贫困问题的日益关注和各种扶贫资金的投入，扶贫办的作用和地位也越来越强。据陈邦禄主任的介绍，目前进入罗甸具有扶贫性质的机构和资金就已包括了亚行和世行在内的若干方面与项目。由于这些资金和项目从立项到实施都得经过扶贫办的一手操办，其地位不论是在省还是在地县都日益重要起来。说穿了，它能要钱、管钱、用钱，因此也就财大气粗，令人刮目相待了。

陈邦禄 陈邦禄是罗甸人，出生于本县深井乡新水井寨，苗族，中专学历，能讲会说，文章